

卷十一

第一

存

卷十一

洱源縣志

原因六詔稱浪官
民國元年改今名

知縣周 沆纂輯

藝文志

浪穹縣儒學碑記

知府 杜 瑜

浪穹爲縣在大理西北號爲巖邑蒙段據有以來民間被擅荷毳擐甲佩兵而已明洪武壬戌天兵南下始復漢之境土悉以其地入爲郡縣守令難其人又出近侍之臣俾司牧之而給事中會稽金公文舉來令茲邑從政有經不事苛察嘗諭其屬曰天子所以設官分職將以一視同仁等民於赤子而教化之非

徒欲利其錢穀貢賦也遂議建學羣弟子員擇士之
學術才行者爲之師乃卜地創學會主簿上黨楊君
情亦至又能贊襄厥事不四月而殿堂門廡齋廬庖
廩巍然煥然落成之日公率僚佐謁廟行釋奠禮畢
升講堂列諸生堂下誨之曰夫學所以立教也聖人
之教在人譬如天地日月之於庶彙莫不均覆溥載
而同一照臨雖地有遠邇然三綱五常不擇地而具
二三子其易旃明日訓導李用卿輩謁余請曰金公
之蒞斯邑也下車之初首詢民瘼知民艱於水利歲
累不登公便宜鑿渠溉田數十頃尋復大新公署凡

山川社稷之祈禱不具舉今又建學以教其子弟金
公之於浪穹可謂不負君命願惠一言播諸堅珉以
垂將來愚觀閬蜀昔爲偏方民不知學自文翁化蜀
常哀治閬其後學士彬彬與上國齒然則後世書六
詔之旨必自今日始瑜也踈謏不足以紀述偉績
姑卽其大畧書之俾後之繼而治者知有所取則云
標榜寺田記

李元陽

寺在大理府北二百里爲浪穹縣界唐南詔時外八
壇場之一也前代置常住四十八雙三畝國初洪武
初大理僧無極謁高皇帝於金闕進山茶一株白馬

一匹初至殿前馬嘶花開帝異之寵賚甚厚授無極
大理府僧綱司都綱賜勅賜詩遣歸隨命布政使張
統親至大理問勞無極凡寺田俱照前代版圖給各
寺以資焚修祝釐正德閒標榜之田爲豪右所侵奪
今存者三十六坵香燈田八坵已非原額矣歲輸秋
糧夏稅則自唐至今未變也土人不知憲典往往逐
僧奪田嘉靖間賢守令相繼究復僅能有存其鄉之
大夫士恐其久而湮也請余記因書其始末以告之

通濟泉記

萬曆壬子歲適我吳公蒞政之三年一日見城西麓

有石甃而水已涸詢其故曰舊井也今井側貢生李棟材之祖李森者自世宗朝開砌以瓦筒從地中引西山水來惟時邑令君永寧陳公儒捐助竟其事爲邑人之利久後水道湮塞棟材及邑人冀修之未逮也公慨然曰引水濟民亦司牧事卽捐俸資屬邑幕羅公總其事西嶺之長流已混混而下且又清冽而甘邑人忻戴感頌題其碣曰玉液清流公諱嘉麒號瑞宇黔之都勻人也幕羅公諱有德號仁菴蜀射洪人贊助督成皆其力例得並書邑士人與事効勤者附列於後

節齋楊處士室人李氏合墓

李元陽

節齋諱廷柏幼聰慧能讀父書配李氏卽辛未進士
李侍御之姑母也節齋天性純孝配李與之同德相
待如賓父母歿哀痛迫切寔於浪穹之伏虎山襄事
之後夫婦築廬墓側晨昏哭奠事死如生晝則耕田
夜則誦讀六年而配李病卒因不復娶時節齋年方
三十或勸之再婚答曰吾兄有一子泮次兄二子沂
源今以源爲我後遂集宗族以家產付源但於墓所
藝蔬耕耨自食其力足不履市門口不沾糟葷自刲
松隱庵巖棲三十年有如一日君子曰可謂有真矣

縣令近濂李公高其節聞於當道自中丞而下咸異
之表其門曰孝義之門在節齋之心不願有此也平
居課其子姪皆游黌序見人貧乏病危如身受之必
與周全官路橋地當事憚費造小筏濟渡節齋省其
衣食之餘得銀百兩舉以造橋卽今巡檢司通惠橋
是也其持身之概人所見者大畧如此至於隱德細
行人所不知者當有神明錄之萬厯三年忽集鄉黨
親朋辭別眾不曉其故客散乃命水沐浴更衣屬源
曰勉於爲善語竟端坐而逝生正德丁丑享年五十
九歲銘曰知有蓼莪老死松楸重於伉儷不二衾裯

寧山墳塋並水悠悠虎林一坏山川相繆是爲節齋
室人李氏之墓

聖廟宜仍舊祀像論

何邦漸

邑文廟設至聖及顏曾以下十四賢像遵庚寅制命
撤去聖像而諸賢俱存萬厯丙午新學宮士人僉謂
聖師洋洋如在不可令諸賢虛侍復奉聖像於上余
展謁之餘因作此論其文曰天上地下本昭然有象
至其所以爲貞觀處乃不見其象日照月臨亦昭然
有象至其所以爲貞明處乃不見其象聖人固同天
地而並日月者其生也踐形沒也遺神亦原自有象

至其至德妙道所以贊化育而參兩間者乃不見其
象古者大道晦於春秋天柱折矣地維傾矣日月蝕
而旦晝暝矣仲尼獨生其間繼往聖開來學闢乾坤
以再造揭日月而重光俾春秋以還之人復得共覩
天日則江漢秋陽之輝固萬世之人所欽慕而快覩
者也自哀公十六年泰山一頽十七年廟祀於魯當
其時羣弟子以有若似聖人欲以事孔子者事之以
是心推必肖像於魯廟則繪塑之像或始於斯乎沿
厯古今自天子至於庶人莫不緣像興思因瞻起敬
亦猶之觀天地而瞻日月也孰謂聖人而可以無像

哉國朝嘉靖九年命天下學宮撤去聖像改王號蓋
起於大學士張璁之議夫孔子在昔稱聖稱師至唐
開元宋祥符元大德間加以王號唐諡文宣宋加至
聖元加大成至本朝成化又加以八佾之舞是皆有
加無已之心尊禮大聖人也然而上推聖人之心亦
不樂有此則王號之去不足爲聖人損去之誠是矣
至於周末相傳之遺像生氣儼然在人間借非及門
諸子之力萬世而下無由識聖人之眞矣且殷宗物
色求賢其形惟肖周廟有緘口之金人句踐以良金
鑄范蠡則宇宙之有肖像其來已久璁大概謂像乃

佛氏之夷俗夫佛入中國自漢明帝始今撤吾聖人
之像任佛老之象其像則曷若去佛氏之像存聖人
之像以爲天下人之瞻仰嘉靖八年甫敕令禁中撤
佛老像止存孔子像奉之此我肅皇帝慕聖人拒佛
老之本心也何不移時又轉而爲聖禍耶璵敢發之
世宗竟行之何也我太祖洪武初凡天下祀典神祇
多更易其封號獨孔子仍前代之舊蓋尊禮聖人不
以制限也三年又以孔子祀像設在高座而器物陳
於座下弗稱其像因定爲高案其邊豆簠簋悉代以
簋器未嘗以立像爲不可也永樂八年敕天下學宮

凡繪塑先聖先師衣冠悉如古制蓋俾瞻望聖賢者
如見其真氣象於當年亦未嘗以塑像爲不可也正
統三年又禁天下不得祀於佛老官蓋不使與二氏
並列均之意在尊崇聖人像而則之也此誠爲闢邪
崇正之道亦未嘗謂聖人祀像之非宜者自春秋至
本朝上下二千年中間哲后名臣未易悉數而唐之
韓愈輩宋之二程輩又最稱發明聖道豈無有識先
聖立像之非者乎卽本朝列聖相承眞儒輩出自嘉
靖而上聰明特達樹偉稱奇號理學名臣者亦不爲
少又豈無有識先聖立像之非者乎乃厯代高賢無

此議而議獨起於張璪豈二千年宇宙間人品識見
竟無有及璪者耶至肅皇帝銳然行之不疑而舉朝
自御史蔡質等一辨其非而見斥中外遂寂寂鮮公
議蓋必有由矣世宗御制曰我太祖當手定天下之
時命天下崇祀孔子於學宮又陰去其立像止令設
木主又曰至我聖祖文皇帝始建北京國學因元人
之舊像猶存蓋不忍毀之也夫太祖皇帝開創之君
矣當時在廷諸臣皆弼亮開天議禮制度考文之臣
也若果孔子之像當去豈不能遣官明示其事而顧
爲陰去其辟雍耶若果出自上意則往日又何爲高

其案以就像耶又何不申論當去之意頒詔中外盡去之耶蓋緣改建南雍未及立像原無撤去之命璫特借以爲解耳且成祖旣因元人之舊不忍去矣我世宗皇帝豈不能體文皇帝不忍之心竟忍於去之耶在世宗爲誣祖在張璫爲非聖而以己之非聖成其君之誣祖罪可勝誅耶夫張璫自觀政以來獨以議禮結主知自部郎轉瞬人相寵眷加隆極一時遇合之盛然力排羣論屏斥諫臣雖足以箝天下之口而人心各執一是則張璫猶在毀譽間也故至嘉靖九年復建孔廟之議若曰國家大禮我旣破前代之

失折衆言之非定不易之制倘不更取典禮之大者
變而更之則無以證前日之是茲復裁定先師禮制
是衆人所共否者我則是之舉世所共可者我則非
之使古人大禮文大制度皆自我損益訂證而又藉
申於大義以著非常之績今日之行是則前日之行
益見其是矣天下何能更置喙哉故託尊聖之空言
爲忍心之實舉假廟廷之大議附掀揭之成功榮寵
熾可必信於君權力盛可必行於下惟時海內人士
卽知其微而憾其忍亦仰承帝命忌憚威權又鑒於
大禮之覆轍在前遂無復有明目張膽相繼爲聖師

力爭者是天故使張璠非聖壞禮之心迹昭然於天
下後世耳自古朝廷之舉動有得失則草莽之評品
有是非使一令出而當時不遵行是宇內無一王之
法使一令否而厥後無公議是宇內無三代之民孔
子爲生民以來一人萬世而下推尊景仰尚慮不及
乃今以千百年之遺像湮泯於一人之私議竟作斯
文大難久之不察其微又多襲其借口之說摸稜附
會不復有識聖顏之願是人心又將與聖神並汨矣
可勝慨哉大都古今奇變必數百年而一見商鞅壞
井田秦皇焚書坑儒張璠議禮毀像皆宇宙間之奇